



外国当代中篇小说丛书

〔苏〕

叶琳娜·沃隆佐娃著
张咏白 阮积灿 译

姑娘与海军上将

姑娘与海军上将

(文献性中篇纪实小说)

〔苏联〕叶琳娜·沃隆佐娃著

张咏白 阮积灿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Елена Воронцова
Девочка и Адмирал

根据 1981 年第 11 期《Юность》杂志译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姑娘与海军上将

[苏联] 叶琳娜·沃隆佐娃 著
张咏白 阮积灿 译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1}{8}$ 字数 69,000

1984 年 6 月北京第一版 1984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57,000 册

书 号 10228·069

定 价 0.40 元

序

符拉季米尔·阿姆林斯基^①

这部中篇小说是写什么的？是写学校，写人的性格的培养和心灵的塑造，是对人生意义和个人使命的认识。最后，可能还是最重要的，是写如何准备采取行动。常有这种情况，当你对今天的年轻人形象加以思索时，你会看到他们的许多长处和短处，往往会看到一些最突出的优点；可是你也会发觉，在需要下决心采取行动的某一时刻，所有这些优点却突然受到冲刷，显得不那么鲜明了。正因为如此，我感到，把那位在最高刑事法庭开庭审理十二月党人案件时，唯一投票反对处决起义领导人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莫尔德维诺夫的生平经历，作为贯穿整个中篇小说的主线，从心理上讲是很有意义的；从精神上讲是很合情理的。列宁格勒的十年级女学生莲娜·科瓦列娃在写历史人物评介时，她的目光紧紧盯住了这位离今天较远的、在许多声名更为显赫的历史人物中显得比较不怎么出名的人物，她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人物呢？是否正如她自己所写的那样，只是

因为“海军上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一视同仁地既维护强者、富翁的利益，也维护弱者、穷人的利益，而且不顾个人安危，单凭正义感作出判断”呢？列宁格勒的这位女学生（而通过女学生还有作者本人）之所以需要我国历史上的这一短短的篇章，需要这样一个人物，恰恰是为了思索行动的能力，思索对于非正义现象如何在精神上采取不调和的态度。这部中篇小说表明：不同文化的联系，深入钻研文化遗产，以及了解祖国历史上值得尊敬的出色人物，不但有助于发展当代人的文化修养，而且有助于形成当代人的道德和精神面貌。沃隆佐娃所把握并在作品中再现的整个学校环境，是个生气勃勃的日常生活环境，其中既有孩子们的游戏，也有并非孩子式的操劳；既有教师的醉心和失望，也有处于过渡年龄时种种难于解决的问题——少女的钟情和热恋，足球队员们的强烈体育兴趣等等。所有这一切描写，显示出作者对人物有着深刻的了解，对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体察入微。可是，在日常生活后面，在这些生气勃勃的现代人之上，突然又出现了老海军上将这样一位差不多被人遗忘了的人物，他老腔古调地、但却是十分准确地说道：“请赐予人们思想、行动之自由，发展各种精神品质与身体素质之自由吧；愿普天下人都成为上苍创造他们时那样的人，切勿剥夺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一切！”他的这种愿望、这些想法，就连

今天的人们要加以实现也不总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但他们还是在百折不挠地去实现。

① 符拉季米尔·阿姆林斯基(1935——):苏联作家,其中篇和短篇小说常以文献为基础,也写一些特写。其作品主要反映苏联青年的生活和劳动。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埃里斯特·沙塔洛夫的一生》(1968),文集《车站上的音乐》(1970)。

目 录

序	符拉季米尔·阿姆林斯基 1
一位非凡的人物	1
在乐园的天空下	12
忍受痛苦,坚定信念	23
祝你们节日好	33
你们日子过得可不坏啊!	43
你不是美学家	53
请离开我们,休息去吧!	70
可怕的事情	82
如何挣脱情网?	94
嫁给我吧!	102
向莫尔德维诺夫献上一束花	113

一位非凡的人物

在阅读十二月党人^①的材料时，我偶然发现一个事实：在最高刑事法庭开庭审理十二月党人案件时，有一名审判官投票反对处决起义领导人。他是唯一投反对票的人。另外七十一人都投票赞成处决。这位不怕沙皇发怒的国务活动家究竟是谁呢？我试图尽量搜集有关这个人的资料……

——摘自列宁格勒第 473 中学十年
级女学生莲娜·科瓦列娃的历史
人物评介

关于莲娜的故事，是她的文学课女教师给我讲述的，我们早在这位女教师本人还是十年级学生、并

① 十二月党人：十九世纪初叶的俄国贵族革命家（主要是军官），他们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首都彼得堡（即今列宁格勒）举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诗人雷列耶夫等五名领导人被处死刑，别斯图热夫等一百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

且也在“搜集资料”时就已经认识了。不过，当时她感兴趣的不是什么国务活动家，而是一些被人遗忘了的诗人。

我们坐在我家厨房里，喝着咖啡，谈论当前学生的情况：他们是否真的比我们当年更加清醒、更讲求实际，或者这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玛琳娜回忆着自己的学生，举了些例子，突然，她把勺子当成教鞭在面前一挥说道：

“啊，这个莲卡^①！我在学校工作了十年，没有一个学生能象她那样受到我如此的尊重。这个小姑娘简直是再可信赖没有的了。你只要想一下吧：列宁格勒，公共交通工具，从季霍列茨大街到市中心——简直象到另一个城市一样。就在莲娜班里有一个女孩子得了病，躺了好长时间，还挺重。治愈后，却又添了一个新的毛病：不能及时醒来按时到校（她住得很远）。这种事连理解都不容易，有的人还觉得可笑，而莲娜却……”

玛琳娜放下杯子：

“她有好几个月每天都早起两个小时坐车上市中心，到这个女孩子家去把她叫醒，并带她赶上第一节课。而且，你还得考虑到，莲娜自己的妈妈当时正长期出差，整个家——父亲、上三年级的小妹妹，还

① 莲卡：莲娜的爱称。

有做不完的日常琐事等等，都要她照顾……”

玛琳娜喝完咖啡，从桌边站起来，习惯地将水池子放上水，开始洗起杯子来。

“对，就是这个莲娜对十二月党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年，她为全市历史竞赛写了一篇历史人物评介《别斯图热夫五兄弟》。她觉得挺有意思：怎么会五个兄弟全都卷入十二月十四日事件中去？这儿究竟是什么因素起着主要的作用？是家庭？是军官朋友们？为什么恰好是别斯图热夫兄弟呢？”

玛琳娜边讲边晃动着杯子。

“她得了头名吗？”我问道。

“不，名列第二，文章的装帧不行。正文中没附照片，缺少其他外观上的装饰。但是现在莲娜既会照相，也会洗相片了。今年夏天，她在档案馆里呆了半个暑假，写出一篇新的文章，是评介莫尔德维诺夫的^①。顺便问一下，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不知道。”

“我猜你就不知道。这是一位非凡的人物，海军上将，最高刑事法庭成员。他拒绝在十二月党人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名。”

①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莫尔德维诺夫伯爵（1754—1845）：俄国国务和社会活动家，海军上将，曾任海军大臣。一八二六年在最高刑事法庭成员中，他是唯一反对对十二月党人领导人判处死刑的人。

玛琳娜在厨房里走了走，又在桌子旁坐下，开始切起橙子来，橙皮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细细的、冒汁的切口。

“莲卡甚至在亚历山德罗-涅瓦大寺院中找到了他的坟地，至今还去那儿献花。你瞧，她就是这么一个女孩子。有一点倒是确实的——她多少缺点儿柔情，不会卖弄风情、装腔作势。”

玛琳娜把橙子往小碟子里一放，它就撑开了：一朵橙黄色的花儿，中间是蓬松的白色果实。

“我要是你的话，就一定把她写出来，我连书名也想好了，叫做《姑娘与海军上将》，或者叫《姑娘与足球队员们》。”

“为什么是足球队员们？”我感到吃惊。

“我跟你说过的。我们二年级二班每天有八节课。六节是一般课程，另外两节是：女孩子上的美学，男孩子上的足球。这些小伙子是我们未来的运动能手，我们顶呱呱的‘顶峰’队的后备力量和希望。莲卡没有想到，他们全都爱上了她。”

半年以后，我才前往列宁格勒。五月，透过新绿的树荫显出一片蓝天，远处的烟囱隐约可见。一所四层楼的学校淹没在新区色样雷同的楼群之中。在校门旁，一些高个子的大女孩在踢足球，长头发的小伙子们则互相套着用蒲公英做的花环。上课铃响

了，但他们并不急着进教室。

“你该早一点来才是！”女教师玛琳娜在教员备课室冷冷地迎接我，“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知道，中学毕业前一周以内，是谁也不会认认真真地学习的。我已经让莲娜·科瓦列娃回家去了，而别的孩子，你自己也看见了，他们都在忙些什么。”

我在校园里溜达了一会儿。根据从教室里传出来的声音判断，这里的确都是一些“正常的人”，都不学习，而在准备毕业联欢会。在一个教室里，有尖声尖气的童声在认真地练唱欢送毕业生的歌曲；从另一个教室门后，传出震耳欲聋的琴声；在敞着门的第三个教室里，一位穿着华丽、年约三十的女教师，手里拿着一个烧瓶，在念着化学课的什么东西让学生听写。她说：“同学们，请注意，硫酸生产是一定要掌握的！”然后，她喊了一声：“现在课讲完了，肃静！”于是，突然响起了姑娘们的合唱歌声：“美学我们来学习，而男生却把足球踢！”接着是男孩子们用洪亮而不协调的低音唱着：“由哪些人，哪些人，哪些人组成我们这个特别班？由足球队员和爱美者，由普普通通的成年孩子组成了我们这个特别班！”

我眼瞧着这些男孩子，心里却想着那个女孩子，她连想都还没有想到他们全都爱上了她。她用什么眼光看着他们呢？还有，这女孩子本人又长得怎么样呢？看来，外表上总还是也和那些在校门口踢足

球的同班女同学一样吧？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腿，无拘无束的……

响过铃后，玛琳娜来到我跟前。

“看来，对于这个蜂窝你已经先有了一个总的印象，现在咱们找莲娜去，她在家。她的妈妈去索奇出差两周，莲娜如今在料理家务。”

放学后，科瓦列夫一家的住宅里显得特别清静。窗外就是公园，从敞着的窗户可以闻到公园里湿润的青草和杨树嫩叶散发的清新气息。玛琳娜在介绍我认识莲娜、莲娜的小妹妹纳斯金卡以及她们的父亲维涅季克特·格里戈利耶维奇时，说她一到这个家，就马上感到摆脱了自己那发了疯似的忙碌生活。

“玛琳娜·利沃芙娜！一来客人，我就特别高兴。”纳斯金卡连蹦带跳地向她跑来，怀里抱着一只小花猫，拍着哼着哄它睡觉。

“纳恩卡^①！求求你把小咪咪放地上吧，别妨碍大人了。”

莲娜和好动的、脸蛋红扑扑的纳斯金卡在一起一比，显得特别稳重。她有一头深色的、稍经剪平的头发，动作徐缓，眼神专注，微微皱着眉头。莲娜结上围裙，从餐柜中取出桌布，罩在桌子上，就走进了厨房。

^① 纳恩卡：纳斯金卡的爱称。

我和玛琳娜继续交谈着。为了使家里保持起码的舒适，莲娜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呀！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令人惊异的。当纳斯金卡听到我们谈起“时间”时，她马上跑进厨房，拿来一个只有几公分大小的洋娃娃。洋娃娃身上安着一个灯泡，灯泡上闪动着数目字。

“这是我们爸爸给厨房做的！是小电钟。”

论职务，维涅季克特·格里戈利耶维奇是一位军事工程师，上校军衔，在邮电学院任教。今年夏天，当工作上略有空闲时，他就钻研起积分图解来，钟表就是他这种研究工作的副产品，玛琳娜这样解释道。维涅季克特·格里戈利耶维奇遵循柳比歇夫的时间统计法。这个柳比歇夫最近突然使他们发生了兴趣。他的一生是很奇特的——一个昆虫学专家兼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在广大的公众之中，由于自己的日记而享有盛誉。他在持续半个世纪的日记中，每天都作了记录：几个钟头零几分钟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为什么值得花。实际上，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按常人观点来看是残酷无情的自我试验，他想要表明：在极其严酷地对待自己的情况下，甚至只有平凡创造能力（柳比歇夫这样评价自己的才能）的人，也能获取不寻常的成果①。

“玛琳娜·利沃芙娜谈起柳比歇夫啦？”莲娜说

① 详见格拉宁的文献性中篇小说《奇特的一生》。

着，从厨房里端来一盘小吃。

“照我看，你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玛琳娜说，“在全年级，大家都认为莲娜对他的时间统计法简直已经爱得入了迷。”

“难道她也能爱得入迷吗？”纳斯金卡惊异地问，“玛琳娜·利沃芙娜，她的那些足球队员早就向我诉过苦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向您诉过。她把他們折磨得真够呛。她说要是卡尔波夫不改正他的什么毛病，她就要揍他！”

“可我们的纳恩卡对这些足球队员简直欢喜欲狂，”莲娜说，“他们中间无论谁上我家来，她都甚至要穿上节日盛装，全神贯注地给大家摆放碟子。”

我说，在这个家庭中，做父母的大概不大好对付自己的女儿吧：一个是没完没了地更换衣服，而另一个则要揍足球队员，并且撰写论文评介沙皇手下的善良的海军上将。

“您是指莫尔德维诺夫吗？”莲娜严肃地向我瞧了一眼说，“他不仅善良，而且是个又明智又善良的人。”

“莲诺奇卡^①不愿意人家小看她的那位海军上将。写文章评介这样一个人物，对她来说是够为难的了。”爸爸说。

① 莲诺奇卡：和莲卡一样，都是莲娜的爱称。

莲娜叹了口气。原来，开始时竞赛委员会中大家不明白，为什么莲娜要研究这位没有被列入教学大纲的海军上将。莲娜说，学校里没有学到的东西太多了。这时，有些人就问她，为什么她从不从同样未列入教学大纲的其他人物中，比如说从十二月党人中挑选一个人物作为自己论文的题目？她不得不克制着自己，详细地对人说明：正是十二月党人的事才使她注意起莫尔德维诺夫来。她想弄明白，为什么海军上将同情十二月党人。他的一生经历白璧无瑕，但外表上的无瑕还不大说明问题。他帮助了雷列耶夫和普希金，而普希金在谈到他时写道：“寡妇那可怜的嘟囔声和来自西伯利亚矿坑的敬意，在您面前都一样神圣。”

“在委员会里，他们同意了咱莲娜的选题，莲娜把他们说服了。”纳斯金卡神气地说。

莲娜在桌子中间摆上一个插着雪花的花瓶，然后请大家就坐。

“照我看，她的论文对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时代背景分析得不错。”莲娜的父亲说，“当这位莫尔德维诺夫发现有特别愚蠢或非法的行为时，他必定向政府递送呈文。他曾任海军大臣、国务委员，但他的话当然没人爱听。可是后来，他的许多呈文在俄国却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

“雷列耶夫并非偶然地这样写到他：‘他以其公

民的英勇气概使俄罗斯感到惊讶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玛琳娜点头说道，“康德拉季·费多罗维奇^①是不轻易赞扬别人的。”

我们随意谈论着这位“白璧无瑕”的海军上将的不幸遭遇：他感到很痛苦，因为他提出的办法“总是受到赞许，但从来不能照办”。我们回忆起与此有关的拉耶夫斯基将军：他如何送自己女儿玛丽娅去西伯利亚找丈夫——十二月党人伏尔康斯基的；还回忆起十二月党人本身以及继承他们志向的人们。我们谁也不抽烟，桌上只有茶水，可以闻到从窗外那古老的波利捷赫尼切公园里飘散来的绿色草木的清香。从一个角落的书桌上，普希金和颜悦色地瞧着我们，这是一幅版画像，诗人手里拿着一支鹅毛笔坐着。窗外银白色的夜空闪闪发光，我这莫斯科人久久未能发现这已不是傍晚，而是白夜了。

“累了吗？”玛琳娜问莲娜。

“有点儿。”

我建议明天再跟她见面，找个地方坐坐，现在是应该两个人一起聊聊了，不过当然不能聊得太晚。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在浴室里还有衣服要洗呢。”她说。

“又是衣服，又是莫尔德维诺夫，又是功课，这一

^① 康德拉季·费多罗维奇：雷列耶夫的名和父名。